



学校的教师而言，教育主管部门也可落实“弹性上下班制”，保障教师的休息时间。同时，更该落实教师工作负担监测机制，关注不同身份教师工作需求。

对于高校教师来说，大多数有“弹性上下班制”，且既往来说，没有诸如初高中老师那样的升学、中高考指挥棒之压力。然而，高校老师，特别是一些“青椒”，亦即青年教师，近年来所遇到的压力，又是既往少有的。微信公众号“复旦青年”近日发表的文章《8位青年教师的复旦十年》中，提到的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王新红副教授，即是一位新近取得一定成绩者。然而，她回望来路，仍然感慨。王新红1995年本科毕业于山东省泰山医学院，留校担任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助教、讲师。其间，1998年她考

入上海医科大学攻读病理生理学专硕，到毕业时的2001年7月，学校已并入复旦大学。接着，从2002年至2007年，王新红攻读复旦大学医学院病理生理学博士学位，并顺利毕业。在就读期间，她转入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担任讲师。回看从业经历，如果没有2012年至2015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三年的博士后经历，则她似乎很难在2016年取得副教授资格。问题在于，既然在高校任教，是否教学水平之高低、培养出优秀学子之多寡，是衡量教师能力的标尺呢？王新红称，自己在几次申请副教授的时候发现，在考核中，相比学术科研，教学成效所占比重难以量化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高校青年教师一方面有很大的科研压力，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，对学生负责，“所以

上图：8月31日上午，上海市山阳中学的学生们纷纷踏入久违的校园，注册报到，领取新书，出黑板报，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。摄影/陶磊

说教学是良心活”。

“在高校任教，自身取得更高、更好的学位，发表更多、更好的论文，特别是取得科研成果，才是职称晋升的‘硬通货’，相比来说，教学方面的考核，该如何改进，值得思索。”亦有高校教师如此告诉记者。

其实，与高校教师类似，幼儿园教师同样没有高考指挥棒。如今，甚至连一些小学教师，也遇到类似问题——既然小升初没有了升学统考，那么，想办法提升自身学历层级、尽可能去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成了优先考虑之事，教学方面的精进，反而成了次一步考虑的对象。有小学教师向记者打听，哪里可以发表论文。而她过去两年，除了正常完成课堂教学、课后完成“双减”状态下的服务工作，其他时间，都在为赶写论文而努力。